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
第三十六回 押黃紙奎閣平章 頌白麻楓廷大拜

話說賈茂將雪藕劍擲向空中，早有丁甲眾神，欽奉帝命，捧著這劍，直奔此物。那物正被玄壇阻路，進退不能。猛回頭，忽見一口劍，霞光四溢，瑞氣千層。相離不遠，說聲：「不好！」想要躲避，已被眾神將寶劍刺中要害，從半空中抱著金爐，跌在大宮門外。守護兵將吃了一驚，連忙進前瞧了瞧，卻是個白猿，懷內是地壇的紫金香爐。眾人不肯作主，急稟知了賈茂。當下賈茂走到宮外一看，暗暗叫人急將金爐安置原處。遂一面將雪藕劍收入鞘中，並吩咐將這白猿抬入僻靜處，請旨定奪。

五鼓後，聖上宣澤禮畢，仍到齋宮更衣。賈茂知會了陪祀的謝中堂，將劍刺巨猿的事奏聞，並請旨：此猿做何發落？聖上聞奏，深以為奇。心中卻喜。賈茂先已人告，便向賈茂道：「這事任卿處置可也。」賈茂即跪奏道：「此猿已伏天誅，皇上似宜掩其遺骸，用昭育物之仁，始為參贊。」聖上聞奏大悅，道：「好！」

遂即傳敕地方官，擇地掩埋，建石以紀其異。駕起回宮，眾官各回私第。這件事便喧傳都中。好事者做書傳奇，倒被書坊中刻賣了好些時，遠近無不買部看看。

好奇嗜異，千古人情皆無二致，這且不題。

再說郝中堂致仕出缺，將及半載。聖上祭地壇後，忽問及吏部堂官：何不列銜請旨？吏部堂官奏說：「大學士缺，係奉特旨簡用，例不列銜。臣等是以未敢冒昧陳奏。」聖上說：「你可將應用的人開單來，聽朕枚卜。」吏部堂官答應道：「是。」次日即將應用各大員，皆列名奏上。過了兩日，謝中堂傳出旨來，正是早朝，百官咸集，凡資俸深而列名在前者，皆有奢望。那知謝中堂單傳賈茂到前宣旨道：奉天諭：禮部尚書賈茂，學問淵涵，品行端慤，屢備顧問，奏對無遺。既稱職於掄才，復克嫻於出使。觀乾象而忠愛之忱，先欽天而人告。旅西嶽而奠安之略，通神鬼以效靈。龜頭獨步，藝苑蜚聲。允宜參弼綸扇，對揚啟沃。

所有文淵閣大學士，即著賈茂補授。晉銜太子太保，兼管禮部尚書事務。錫之寵命，用眷前猷。宜此白麻，爰觀後績。欽此！

賈茂跪著聽旨，謝中堂宣完，即忙磕頭謝恩。又替謝中堂致敬。那謝中堂連忙回敬道喜。賈茂便懇謝中堂覆旨，代為謝恩，並請面聖候旨。這謝中堂答應了，便去繳旨。眾官齊來奉賀。這個信早已飛報入榮國府來。

卻說賈政在稻香村，從鍾離學士宅內，請了鍾離老者來，與褚小鬆逐日談笑。

或飲酒，或論道。這日賈政忽說起琴來，便向鍾離老者致問道：「琴起何時？有何取益？而君子無故不去呢？」鍾離老者答道：「琴作於神農，或云伏羲所制。

太古遺美。琴者，禁也。禁浮僻，去邪慝，反其天真者也。舜揮五弦而天下治，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義。蔡邕又添了二弦，象九星；在人，法九竅過矣。琴長三尺六寸，昭期數也；前廣後狹，著尊卑也；上圓而斂以效天，下方而平以法地。

廣六寸，象六合也；中翅八寸，則八風也；腰際四寸，按四時也。琴高借之養性，元亮托以遣懷。神氣沖和，風韻清遠。君子御之，斯須不去，職是故耳。」

賈政道：「伯牙、蔡邕，移情海水，孤賞蕉桐；師曠清角，師文冬徵，逢人能道，這不必論。先生可有一二稀奇的典故，說兩個廣我聞見麼？」鍾離道：「嵇中散嘗西南去洛數十里，有亭名華陽，投宿其中。夜坐無聊，援琴獨鼓，一再奏而聞空中稱善。中散撫琴，呼之曰：『君子何不來一話，破此岑寂？』彼答之：『我非人也，沉沒此地者數百載矣。聞君彈曲高妙，故來聽爾。幽明相隔，不宜接待君子。』遂與暗中共論音聲，乃以《廣陵散》傳之，中散受而學焉，半夕乃得，誓不以授他人。後王彥伯至吳鄆亭，維舟理琴，恍惚見一女子，披帆而進，取琴調之，其曲甚高。彥伯問之，答曰：『此所謂《楚明光》也，唯嵇叔夜能為此聲。』伯彥請授業，女子笑而褰帷去。」

賈政聽了甚喜，褚小鬆道：「我也有個琴的故事，待我說來。

貞觀初，趙師善琴，獨步上京，嘗為《吳蜀辨》云：吳聲清婉，若長江廣流綿越，饒有國士之風。蜀聲慘急，若激浪奔雪，亦推一時俊傑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忽見林管家走進來，替賈政磕頭，道：「老爺大喜。二少爺拜了相，今早降旨，現有報喜的在外討賞。」鍾離老者、褚小鬆連忙站起來，作揖道喜。賈政聽了道：「你再打聽。賈茂資俸尚淺，如何得到此位？」話尚未畢，賈蘭從外走來，替賈政磕頭，稟道：「此是聖上特旨。賈茂係禮部尚書，例應列銜。

因其資俸未深，僅止具名在末。不意聖上特恩簡用。」遂在懷中把謄清上諭取出來，與賈政看。這賈政見是真的了，心中大悅。一面還鍾離二位禮，遂將賈蘭拉起，叫他報與王夫人內邊知道。賈蘭答應，說：「是！」即往上房而去。

賈政要到宗祠行禮，便囑褚小鬆陪鍾離老者敘話，自己卻往裡邊來。賈兒掀起簾子，進了門，只見賈蘭正回王夫人話，寶釵也在旁邊。王夫人一見賈政：即忙起身道喜。賈政笑著說道：「太太同喜！」賈蘭又替賈政、王夫人磕頭。寶釵也要跪下去行禮，王夫人拉住他。賈政說道：「難為你苦節訓子，才有今日。你可算養著這兒子了！我夫妻當謝你，替你賀一賀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實在我這甥女兒，真難為他了。上蒼默眷，自然不爽的。」寶釵道：「媳婦有何修能？總托老爺、太太的福。平素培植芝哥兒，得此顯秩。媳婦應該磕一個頭，心裡方過得去。

太太又拉住媳婦，轉覺不安。」

正說著，史湘雲、李紈、平兒帶著會哥、長齡兒皆來道喜。

賈政道：「見了就是，大家皆喜。」賈璉磕了頭，賈政吩咐道：「到各親友處應報的，可報一報。」賈璉應著去了。賈蘭媳婦聞小姐同月娥，穿了衣服，來替老爺、太太磕頭。又替李紈、寶釵道喜。正忙著，只見各房丫環來了一群，跪下去說道：「道老爺太太喜。」剛起來，林之孝帶著榮府家人，在院子裡磕頭。

賈政吩咐免了。林之孝家裡領了眾女人，才來進門。王夫人說：「來就是了。」

眾人便站住。寧府賈蓉早補了河南杞縣知縣，尤氏奶奶及蓉哥媳婦皆隨任。東府的事，皆賈璉替管。存下家人僕婦，亦皆過來見了。賈政便叫賈蘭在書房應酬各親友來賀的。這日賀客弗斷，賈璉也回來陪著，尚自迎送不及。

再說謝中堂進內覆命，不多時，趙紅本出來，傳旨著賈茂召見。賈茂即整衣冠，跟著人內。見了聖上，階前磕頭謝恩。聖上宣他直到御前，說道：「昔日呂穆、王沂皆狀元而登宰相，為有宋一代名臣。卿其勉之。」賈茂又磕頭，奏道：「臣雖不才，蒙皇上如此高厚，敢不勉竭心力，以效涓埃。」聖上聞奏大喜，吩咐在內廷賜宴。賈茂隨著各王大臣退出。宴畢，謝過恩，才回府來。

途中親友見賈茂轎過，皆避了道，讓他行去。到了家，見賈政、王夫人正坐屋內，上前磕頭行禮。賈政及王夫人同說道：「你喜呀！不用磕頭。」賈茂行畢禮，站起來，王夫人將他拉著，看了又看，說道：「我那光耀門庭的兒呀！也不負你母親這番苦志。」賈茂就跪下去，替寶釵磕頭。寶釵喜極，忽然想起寶玉，眼圈紅了一紅，就忍住了，將他拉起。便要替李紈、平兒行禮，李紈連忙拉住；又要替史湘雲姑姑磕頭，也扶住了。林之孝稟說：「眾家人及僕婦皆來道喜。」

賈政替說：「免了。」便細問面聖的事。賈茂逐一說明。又說賜宴，所以回來晚了。

家中重擺喜酒，賈茂給賈璉去磕頭。又見了賈蘭。就在王夫人房內，陪賈政、王夫人一齊吃飯。到寶釵屋裡，同月娥替寶釵又磕了個頭。寶釵著實歡喜，叫他仍到李紈及櫳翠庵史湘雲處讓了讓。天就晚了。

次日五鼓，賈茂上朝，具折謝了恩，拜過各位中堂及王大人，又奉上諭，著他充經筵講官、翰林院掌院，教習庶吉士。賈茂即日到了任，午後回來，賈政帶著他同到宗祠磕了頭。吃畢飯，先到薛宅，後到周侯爺家，替探春見過禮。才到梅侍郎這邊來。梅調

鼎已內升了光祿寺少卿，賈茂替梅侍郎、鄒夫人行了禮，又替梅調鼎、寶琴皆拜見了。梅侍郎宅無不大喜。此日轉受了二禮，就留下賈茂吃過飯，才叫回去。

一連數日，賈茂無不到親友處視謝。每早赴軍機處辦事，實不得片刻之間。

賈政擇吉在宗祠擺下祭品，率領族人皆來行禮。

王夫人亦帶了女眷同隨致祭。簪袍繡濟，環佩諧鳴，金鼎浮煙，玉台疊影，榮寧二國公先人得有此等子孫，喜光宗掙，來享來格，冥漠中亦自欣然色喜。祭畢，送神。合府同食佑餘。

賈政這日跪拜，毫不吃力。九十餘齡的人，如此康健，豈非天祐？賈茂恬退謙沖，毫無自矜之色。他原是悟後的人，隨緣度世。視富貴若浮雲，等榮華如朝露。惟史湘雲知其底蘊，倒是月娥也還曉得一二。賈茂卻渾然不顯。隨眾祭奠方畢，忽軍機處有事來請，當即坐轎入朝去辦國事。

賈政、王夫人同媳婦等剛回榮府，忽報探姑娘來家，又報薛宅的邢姑娘先到，替賈政王夫人要行禮，連忙扶住，說：「姑娘人家，一說就有了。」探姑娘道：「女孩來替老爺、太太道喜，頭不叫磕，那個賞是要討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些年的話，姑娘還記得麼？」賈政道：「有賞。這易事，話是姑娘自家說的，賞或姑娘自備，或是說出來，我替備也使得。」王夫人同探春皆笑了。探春道：「我不管誰備，只另吃杯喜酒，就算賞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」

正說笑著，邢岫煙、寶琴皆走到屋裡，替老爺、太太賀喜。

王夫人道：「這不敢當。請坐了喝茶罷。」探春、邢岫煙、寶琴，同向李紈、寶釵拜了拜，又讓平兒。各還禮不迭。聞小姐同月娥也過來，請了安，探春又替月娥道喜。大家依次坐了喝茶。通到李紈那邊看了看，要到平兒屋裡去，平兒力攔住了。就皆到寶釵房來，說了好一會話。邢岫煙、寶琴要往月娥處去，探春道：「很好。想無背人的話，我也同去。可使得麼？」寶琴道：「若得姐姐肯光顧，小女蓬華生輝，何必如此忤我哩。」眾人皆笑了。月娥就伺候著，一同到他屋裡來。

探春向寶琴道：「月姑娘真是有福。想當日『子女皆好』這對子，果然不爽。」

寶琴道：「我這女婿，自幼不凡。姐姐從他出胎包就斷定了。今日楓廷大拜，喜光堂構，我獨服姐這副眼力，何以預先就能料定？」探春道：「造物生材不易，那塊通靈玉在前一番並無經濟大用，這次重新出世，便是上天有意了。富貴功名，雖屬浮榮，然濟川舟楫，歲旱霖雨，也是致澤的真實作用。我非斷我這姪兒官居台鼎，原從這塊玉上，知他此番必有經國的大事業。」

贊其人，豈徒贊其位嗎？「霓舞等捧上茶來，喝了茶，探春就到李紈那邊去了。不多時，王夫人著人請去吃飯。傍晚，邢岫煙、寶琴皆回去。探春在家住下。

卻說賈茂到了軍機處，知是奉旨有事召見，遂於晚膳後宣入。緣安南與琉球構兵，遣使到廣東制台處借糧。廣督專折奉請廷示，各大臣意見不齊。特召賈茂到來，以決此事。賈茂奏道：「安南久列藩服，琉球亦歲脩貢職。借則琉球致憾；不借則安南懷攜，二者皆未盡善。以臣愚見，不若令廣督派一通使，宣朝命，相機排解，使其解甲。再令督臣選水師數千壓境，為之聲援。庶二國懷德畏威，必不敢於逆命。則安南之糧可不借，而我天朝愛恤海邦之意亦可曉諸中外矣。臣料定二國非有深仇，不過小憤，將以國命，自必悅服。仰祈聖裁。」皇上聽了大喜。遂降旨：即照此飭諭廣督遵辦。後二國果然遵命解甲，各自修本謝恩。聖上見賈茂辦事得體，倍加禮重。此是後話。

再說賈政自賈茂拜相後，設席管待賀喜送禮的親友，有自家陪的，有賈璉、賈蘭代陪的。忙了十數天，方才得閒。這日正值暑雨初晴，怡人爽氣，荷盤擎露，蟬翼臨風。與褚小鬆烹茗閒談。午後，值鍾離老者來訪，賈政甚喜，便留小酌。

又談起琴來，賈政向褚小鬆道：「那日先生說那琴的故實，『亦推一時俊傑』，下邊便怎麼樣？」褚小鬆道：「老先生真好記性！待晚生說來。」便說道：「亦推一時俊傑。風氣不同，所以韻調各異。若原其至山水，清音淪淪入耳，會心人每弦外遇之，則元聲自在人間。」

又不限於吳蜀風氣論矣。」

賈政聽了，大贊道：「名論拔俗。」因向鍾離老者又問道：「琴之創制典實，皆得領教。但指法譜曲，亦可得聞梗概否？」鍾離老者道：「琴有有聲而有字者，如《龜山猗蘭》及《陋室銘》等曲是也；亦有有聲而無字者，如《梅花三弄》及《雁落平沙》。等譜是也。琴一音而集數字，故譜中之字多寫字頭邊旁，聚而成音。所寫若廿者，散也，左手不按徽柱，右手空彈曰廿。若屍者，擊也，以大指出弦曰屍。若毛者，托也，大指人弦曰毛。若木者，抹也，食指出弦曰木。若乙者，挑也，食指出弦曰乙。若勺者，勾也，中指人弦曰勺。若子者，踢也，中指人弦曰子。若丁者，寧丁也，名指人弦曰丁。若勺者，摘也，名指出弦曰勺。若弗者，拂也，食指一抹，遍及內弦，曰拂也。若土者，滾也，名指出弦一摘，遍及外弦曰滾。若癸者，撥也，食中名三指並緊放開，大指直起禁指斜，斜向一徽上下間撥人，兩弦如一聲，曰癸。若巾者，刺也，名中食三指夾緊曰巾。此左手指法大略也。右手指法，譜中雖載，高手刪之。餘有大吟、長吟、小吟、細吟、急吟、雙吟、飛吟、走吟諸法，皆吟字法內推之。又有大揉、長揉、緩揉、急揉等法，皆揉字法內衍之，亦皆左手指法。然指法人所同也，得之心，應之手，則非指所得盡矣。陶元亮雲：」但得琴中趣，何勞弦上音。『又當別論。』

賈政聽言大喜道：「先生之於琴，可謂得其奧矣。弟願執業以學之。」鍾離老者道：「晚生何所知識。今不過承問，妄言其所肄耳。老先生如此言重，晚生何以克當。如不嫌絮耳，晚生請彈一曲《梅花三弄》以消長晷，何如？」賈政道：「妙極！」因另設一琴桌，鋪上紅氈，仍取出那日彈的琴來。鍾離老者定了弦，彈《梅花三弄》。到第五段上，音節洪亮而和平，使庭中溽暑全消。入八段上後，更覺微風習習，躁釋矜恬。聲音之道可移性情，洵不誣也。到十三段上，更作曼聲以為尾。真是餘韻繞樑，較歌聲而更永。不惟賈政、褚小鬆聽之人神，連好也未及贊；即七十四等伺候的，亦皆呆呆側耳，茶不能奉。轉是賈政吩咐倒茶來，才忙忙去扇爐煮水，由不得仍嘖嘖道好。可想鍾離老者琴之感物矣。

賈政親奉了一杯茶，重整酒饌，吃了飯，便已入夜。鍾離老者就同褚小鬆在稻香村歇了。

這日賈茂朝回，替賈政請安，說道：「賈環叔已卓異了，東府蓉哥升補了河同知，蘇撫曹姑夫內升兵部侍郎，不過月餘，就回京了。」王夫人聽見賈環來京引見，甚喜。

賈茂因今日稍閒，便到櫳翠庵來瞧史湘雲。說了回話，忽道：「天下事無舊不重新，這櫳翠庵規模不大，出了位貴人，只怕連這庵也要換一換氣象哩。」賈茂道：「這些興興廢廢，古古今今，何堪悉數？姑姑說此庵出了位貴人，便該興旺。若據姪兒看來，費長房拔宅飛升，連雞犬亦在雲間，那才是實在人傑地靈，不同過眼空花有名無實也。」史湘雲道：「好姪兒，這話很是。但恐不遇其人耳。」

賈茂見史湘雲用話遮蓋，知是真人不露的意思，便不肯過於直言。因笑一笑，便就拿話轉言別事。

史湘雲留下賈茂吃了飯，純是素菜。賈茂倒儘量一飽。史湘雲道：「好姪兒，真不為富貴所溺，毋失本來了。我甚敬服。」原來賈茂從海上飲了瓊液，人間煙火久不著意。今為湘雲制的素菜，轉隨意而食。及聽了湘雲這話，才覺湘雲試他。

便笑著說道：「姑姑又來著相了。姪兒從那日放風箏承訓誨，也學撒手空行。姑姑如何轉如此說？難道因境為轉移，這不是得魚忘筌嗎？」湘雲道：「雖無二致，然聖人不處不去的胸次，曾經體驗否？」賈茂連聲道：「是。這又姪兒見偏了。姑姑真是坐破蒲團的功候也。」喝過茶，賈茂便到自家屋去歇了。

次日，董閣學來拜。賈茂有事相商，因不在家，就到稻香村替賈政請了安，同褚小鬆下大棋，等候賈茂。不多時，聞副憲因無事，來與賈政閒話。董閣學過來見禮，聞副憲道：「莫誤了棋興。」便同賈政相見了，就一齊看著他二人著棋。

賈政道：「這平字角是個劫活，小鬆要落後手。」聞副憲道：「褚公的腹勢已成，想亦無礙。」二人低著頭，各想棋路，同像

未曾聽見的。又著了二十餘著，果然褚小鬆平字角上被董繩武劫殺了，幸而腹勢收住。局完，輸了三子，不致大北。

賈政便叫備酒，四人敘位，坐下暢飲。

午後賈茂回來，賈政著人喚至稻香村，替賈政請了安，眾人見過禮。董閣學同賈茂在西間屋內，說了來意，好一會才出來。

賈政正與小鬆對局，賈茂便辭了出去。直到傍晚，聞副憲、董閣學吃了飯，才各分手。

秋去冬來，忽一日，賈環到京，因卓異要引見。來家替賈政、王夫人請了安，把行李卸了，到賈璉處見過，便去李紈、寶釵處行禮。遂在上房同賈政、王夫人將別後事說了半夜，才去睡了。次日，吏部投文書。到探春處瞧了，便到各親友家去拜，皆送些土儀。各家接風洗塵，也吃了好幾日酒。王夫人另備酒席請他，賈環大喜。吃過飯，到櫳翠庵見了史湘雲。

不兩日，吏部有信，帶領引見。這日便同賈茂入朝，賈茂自人閣去辦事。賈環伺候。早膳牌子下來，吏部大堂叫司官帶著一班引見官進去。賈環係外道，算是大員第一班，就帶到階下跪了陛見。賈環奏完履歷，聖上便問：「賈政是你什麼人？」賈環奏道：「是臣的父親。」聖上道：「你父親九十幾歲了？」賈環奏道：「今年九十七歲了。」聖上又問些河工的事，賈環奏對也還清楚。聖上道：「此人甚宜外任，但他父親年近百歲，愛子之情，自所必切。」因將牌子遞與賈茂道：「這賈環是你何輩數？」賈茂跪奏道：「是臣的叔子。」聖上道：「可將他做御史內用，以便朝夕侍養。」賈茂連忙磕頭，謝了恩，才傳出旨來。賈環亦朝上磕過頭。便領第二班的知府。引見過了，賈環即退出朝去。早有報喜的人，飛報到府來。

賈政與王夫人在上房，正坐著說閒話，賈兒稟說：「林管家稟事，說有鳳藻宮俞首領，奉貴妃懿命要見。」賈政聽了，站起來往外走。又聽得門外一派嚷聲。